

MASER PLETS

诗歌

英文版主编 [美] 麦吉尔

中文版主编译 王志远

世界名著鑑賞 大辭典



世界名著鑑賞大辭典

主編：陳國治 副主編：陳國治

出版：1997年 1月 1日

定價：100.00元

世界名著鑑賞 大辭典





诗歌卷

MASTER
PLOTS

世界名著鉴赏大辞典

1990 · 北京

MASTERPLOTS
Copyright© 1949, 1952, 1953, 1954, 1960,
1968, 1976
by Frink N. Magill
Revised Edition
Fifth Printing

诗歌卷
世界名著鉴赏大辞典
王志远 主编译

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西绒线胡同甲7号)
北京1201印刷厂印刷
北京计算机学院计算中心电脑照排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43.875 字数 1400 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册

书号: ISBN7—5068—0018—7/I·19
软精装定价: 21.95元

边春光序

《世界名著鉴赏大辞典》就要出版发行了，我想借此机会发表一点个人的不成熟的想法。那就是：作为文化人、出版发行工作者在中国改革大潮中如何履行自己的历史职责。

也正是从这样一个高度出发，我认为以王志远同志为首的一批年轻的学者，他们下苦功夫，花大气力，通力合作，克服种种困难，终于胜利完成了《世界名著鉴赏大辞典》这部巨著的翻译工作，胆识是相当可贵的。可以想见，这部翻译巨著的问世，将为我国读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年读者，提供一部极有价值的工具书，将向他们系统地介绍自前荷马时代起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的 2000 多种世界名著，这就等于给年轻人提供了攀登知识高峰的路标和阶梯，为我国读者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

他们的这种努力，除去文化上的贡献之外，更应加以肯定的是，在全部翻译、审校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的精神。我在此之所以要借助孔夫子的话，是因为他的话太精辟了，没有忘我的热情、坚定不移的意志和誓死信守的精神，“善道”也就无从谈起。同样，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远比当年孔夫子要“守死”相捍的“善道”不知要伟大多少倍和复杂多少倍的真正的善道，没

有上述的精神，更是不可能坚持下去的。

前不久，有些出版社之所以不顾社会效果，出版色情淫秽小说，究其原因，无外乎是一味追求出版利润的结果。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强调，作为出版工作者应该永远牢记自己的历史责任，那就是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要促进文化繁荣，为人民提供优秀的精神食粮，为文化积累贡献自己的力量。

国内外的出版历史告诉我们，图书出版业是微利的职业，举凡一切有胆有识的出版家，他们所热心追求的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出版有文化价值的好书，而不是利用出版作为牟取暴利的手段。假如离开这一根本的方向，出版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当然，直至目前，我国现行的管理体制，以及现行的许多政策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以致造成了当前严肃学术性著作很难出版的困难局面。这些当然是要研究解决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责任，否则，就会迷失方向。

为了促进出版事业的兴旺，今年，我们在合作出版方面已经制定了一些措施和政策，我们的目的是在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多出学术性著作。中国书籍出版社在这方面是严肃的，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幽州书院合作过程中，始终着眼于出版《世界名著鉴赏大辞典》一书的社会意义，并在经济上、工作上给予各种支持。这种精神同样是可贵的。

我听出版社的同志反映，《大辞典》编委会的同志们，对这部书的翻译工作是极认真的。每篇译稿都要经过四次以上的审校，而且每经一校都要提出明确的处理意见。审校过程中，他们做了大量的校改。而出版社也实行了总动员，有20来位副编审以上的同志参加终审。我赞成这种严谨踏实认真的工作作风，更希望能够继续发扬这种精神，为繁荣出版事业做更多

的工作。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为这部书的出版发行做了很好的宣传工作，也应该受到表扬。

祝《世界名著鉴赏大辞典》早日问世。

1988年8月于
《世界名著鉴赏大辞典》出版发行座谈会

注：边春光同志（1925—1990），原新闻出版署顾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本文是他在《世界名著鉴赏大辞典》出版发行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为纪念边春光同志对本书出版工作的支持，节录代序。

舒乙序

翻译要翻译名著，二流三流的不必麻烦；念书，最好也要先念名著。

这部《世界名著鉴赏大辞典》本身是部名著，在它问世的40多年中声誉始终不衰，占据着无可争议的权威地位，里面介绍的又篇篇都是名著，而且是全世界从古至近的名著，代表性和概括性都极强，标志着人类智慧的最高水平，于是，一大批——150多位——北京的中青年博士和硕士把它翻译出来，应了上面那条原则。在这方面，应该说，够得上是个相当漂亮的例子。

开始着手翻译这部巨著的时刻，据我所知，是在三年前。那时，鉴赏辞典一类的工具书还不像现在这么多。哪知道，在埋头苦译的时候，世上竟出现了这么多鉴赏辞典，真让人有些担心：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怕是要被埋没在那大潮里。不过，工具书多，毕竟不是坏事，怕只怕一个“滥”字；好在，市场有它的公平竞争原则，全看自身的水平了。

在这种大背景下，我特别赞赏这部书的翻译，它贯彻了三点基本要求：一、求好不图快；二、不仅花大力气翻译，而且花更大的力气审校；三、主编译最后统一把关。实际情况是，一个条目有时审校多达五至六次，而且是不怕麻烦，不怕得罪

人，实行换人审校，直至读起来忠实原意，逻辑严谨，文理清晰，通俗易懂。

我以为，这是时下很难得的好译风。难就难在“认真”二字上。为了让别人懂，自己先“吃”透了。

对这部鉴赏大辞典本身，无须我多加介绍，它的知名度，它的大容量，它的高水平，都是早有公论的，我只想补充两点：

第一，书中介绍的 2010 种世界名著，至今仍有不少种是中国读者第一次见到的，只因过去我们没有它们的译本。通过《大辞典》的介绍，不仅使中国读者可以了解其概要，知道其评价，摸到了认识它们的钥匙，而且对最终翻译它们的全文，填补空白，还能起到推动促进作用。总而言之，这部巨著的翻译出版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必然要留下它的足迹，成为人类文明长河中一条可纪念的小小溪水。

第二，这部《世界名著鉴赏大辞典》不仅容量大，篇幅也大，四大卷近千万字，可见其介绍是相当详尽的。对每一种名著除了“概要”之外，还有“短评”和“赏析”，而且是请为数众多的国际知名人士来分别撰写的，这就能使我们有机会了解别人是怎么看待这些名著的。应该说，这部巨著的真正价值就在这里。一些窗口，一些不同于我们的窗口，透过它们，看到的世界也是不同的。面对世界的多彩和奇妙，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感慨：啊，竟还有这样不同的视角！

有朝一日，我们的书架上也许会多出不少世界名著的中译本新品种；有朝一日，我们的书架上也许会出现一种或几种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世界名著鉴赏大辞典，那时，我们必定要感谢这部美国大书的翻译和出版，只因为它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和思路，使我们的世界变大了。

起点，历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不论是对个人成就的取得，还是对社会繁荣的进展，没有例外。这里面起码包含着双重含义：首先，任何成就的实现从来就不是凭空而来的，它们总是扎根在一定的历史积淀上，结出或贫或丰的果实来；其次，高起点从来就是占便宜的，只有那些占有高起点者才能实现真正含义上的新的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讲，后人总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站在历史巨人的肩上，比前人更接近理想的天国。

这 2010 部世界名著便是那不可忽视的高高的起点。这 2010 部世界名著便是那历史巨人的辉煌的象征和生动的体现。

那么，让我们先去知道它们吧，然后，去珍惜它们，去利用它们，去继承它们，去发展它们，去创造更加灿烂美丽的未来！这便是翻译和出版这部世界名著鉴赏大辞典的目的了。

舒乙

1990 年 6 月 25 日

于北京幽州书院

注：舒乙，北京人，满族。1935 年生，1959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基洛夫技术大学，回国后任高级工程师。1978 年后著有《老舍》、《散记老舍》、《老舍的关坎与爱好》等书，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教授。现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幽州书院院长。

高莽序

当我初次看到美国弗兰克·N·麦吉尔主编的十二大卷《世界名著鉴赏大辞典》(原名《名著提要》，内容包括对上下几千年、左右几百个民族的文化精品的介绍或评论)，看着它那半页红底白字的封面，它那精美的印刷时，心中不由得生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滋味，是敬佩？是羡慕？或者是为我们编纂和出版事业上的落后而羞愧？

编写提要的作法，本来首创于我国，有上千年的历史传统。为大家所知道的最有代表性的“提要”就是清朝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它的编写工作始于乾隆三十七年（即1772年）。当时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写作班子，用了十余年的功夫，总纂修官纪晓岚的功绩是无法泯没的。这个提要在传播我国文化财富上起了一定的作用。可是后来，当我国读者很需要这类简要的著述时，这个良好的传统偏偏中断了。与我国相反，编写提要的作法在西方反而兴盛起来。

人类已经走向21世纪。按西历的计算，从耶稣降世到现在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了。与基督生平相联系的西方基督教文化，积累了丰富的财富。而西方文化远非始于基督，古希腊罗马的著述至为宝贵。我们的孔夫子，比基督要早几百年。儒家的思想文化历史也相当悠久与丰富。然而中华民族文化也远非

始于孔子，而是更早，自有文字记载就可追溯到五千年前去，近来又有新发现，可能把这个历史更向前推进几个世纪。

世界文化，作为地球上的一个整体，在几千年前，被高山流水分割，互不相识，到了今天，由于科学的空前发展，翻译工作的日臻完善，又开始形成一个整体了。今天，在世界的另一端发生的大事，当天就可以传到世界的另一端去，甚至传遍全球。语言的沟通、文化的交往，使不同的民族接近起来，如今要想发展本民族，就不能不了解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成就。但，面对着全球几千年的厚厚的文化积累，怎能让一个只能活几十年的人，掌握那么多的东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文化开始了新的时期。文献之多，呈现出爆炸之势。如何使用，如何吸收，着实令人茫然。美国文化界确有精明能干之辈。弗兰克·N.麦吉尔不能不算是其中一位。他既搞学术，又了解今日读者的心理和实际可能。他想出了编纂提要的办法，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对浩如烟海的世界名著进行精选，写成提要，汇成大全。读者可以用最短的时间，了解世界文化精华中的精华。1949年《提要》问世，立刻赢得了普遍的欢迎。弗兰克·N.麦吉尔显然是位严肃的学者和编辑，他并不满足于一时一事的胜利，他从《提要》出世之后，继续对这部书加工、补充、精益求精，直到现在仍然没有止步。

《提要》的诸多特点，已不用我赘言。从众多的原作中筛选出一部分精品，推荐给读者，本身就是一个特点。原作本来是用各种不同的文字写成的，《提要》统一用一种文字重述，为不懂原文的人提供了一定的方便，减少了麻烦，这又是一个特点。原作有的文字相当艰深，《提要》的文字明了易懂，这也是一个特点。原作不乏鸿篇巨制，《提要》精缩到一、二千

字，与广大读者水平很相适，也符合今天的生活节奏，这更是一个特点。另外，《提要》还提供了不少背景材料，如历史背景、文体背景，评论背景等等，都大大有益于读者。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弗兰克·N.麦吉尔主编的这部《名著提要》已尽善尽美，否则他就不会组织学者专家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补充。作为一个读者来挑毛病，再容易也不过了。但，我想提出几点来，并不是故意挑剔，而仅仅想提醒读者注意。从选题上，我们可以看出原编纂者们在研究方向上的缺陷。显然，他们熟悉西方世界，而对人口众多、文化悠久的、成就同样不小的东方世界太不熟悉了，所以有关东方的著述甚少。其次，某些原著看来是根据译文而不是根据原文编写的，所以《提要》的个别处写得难免有失误。（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读者所认识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第三，原撰稿人都是西方学者，编写的成果中必然流露出他们自己的世界观，有时可能与原作思想，特别是无产阶级作者的思想有所背离。但，不管怎么说，弗兰克·N.麦吉尔主编的这部《名著提要》对我们今天仍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当看到这套原作时，我心想，弗兰克·N.麦吉尔为读者了解世界名著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我国目前也许还不具备编纂这么一套《名著提要》的条件，那么我国若有人把它翻译出来，作为借鉴，也是值得的。

当我还在幻想时，年富力强的王志远早已组织了一批同辈，着手干起来了。我很佩服王志远的魄力与实干精神。他本人是一位后起的学者，着手此书时年仅39岁。他在60年代身受过“文革”的大迫害，目睹过横扫一切文化积累的惨景，经历了他那一辈人所经历的一切。中学毕业后，他去大草原当了牧民，种饲草放牛羊。也许在生活中感受到文化的重要，所以

“文革”后，他考入内蒙古大学专修中国文学，同时兼听哲学系课程。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命运却安排他去钻研佛教。他在佛学中同样发现了民族文化瑰宝，于是主编《宗教文化丛书》。同时他还与舒乙先生共同创办幽州书院，从事社会义务教育事业。几年前，他见到弗兰克·N·麦吉尔主编的《名著提要》，意识到它对同辈人的重要意义，毫不迟疑地组织人马进行翻译。鉴于他对文化建设的贡献，英国剑桥大学国际传记中心已将他列入《远东及澳洲名人录》和《成功者名录》。

《名著提要》中译本，在他和他的朋友们的努力下，即将不失本色地与我国读者见面。我国今天的读者已经成长起来了，他们不愿意再接受填鸭式的教育。他们有足够的运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或者去批判，并得出自己的结论。

弗兰克·N·麦吉尔主编的《名著提要》标志着美国当代学术研究的水平。我们翻阅《提要》时，也许会产生一种刺激作用，增强我们的自信心：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也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扬民族的优良传统，编纂一套《东方名著提要》，甚至《世界名著提要》，表明我们的学术研究水平，作出我们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志向远大的中国青年应把这副担子挑起来。

高莽

1990年8月31日

于昌运官三虎桥头

注：高莽，哈尔滨人，1926年生。作家，翻译家，画家，编审。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西方文艺思潮论丛、世界文学博览丛书等书刊编委。

梁衡序

我从记者岗位上到出版管理部门客串了二年半，其间聊以自慰的事有两件：一是发起并组织了全国 40 年来的首届出版理论读物评奖活动；二是为《世界名著鉴赏大辞典》的出版做“红娘”。这两件事“才下眉头”，一个问题“却上心头”，且拂之不去，常思常想。

这就是多年来，我们到底对出版物为社会积累文化的功能认识得怎样？这几年出版界平庸之书多了些，甚至有黄潮泛滥，各方多有微词，这就更需要我们披沙觅金，寻根求本。

只要打开这本书的目录，就立即会发现，凡人类文化史上的名人名著几乎都在这里，如夜空繁星般闪烁，引人作幽邈的沉思，给人以恬静的抚慰。岁月的河流奔腾无返，多少人事更替都成过眼云烟，这些名著却仍在与日月同辉。一部著作，只要它对当时的社会发生过影响，就有了相应的历史地位，就是一个座标，无数座标便构成了一部社会文化史。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荷马、但丁、米开朗琪罗、海涅、牛顿、达尔文、马克思等这些巨星。他们的作品曾影响过而且现在还在影响着历史的脚步，曾影响过，而且现在还在影响着人类的文明，丰富着“人”的内涵。我于是想到，探讨历史前进可以有多种侧面，比如生产力的发展，阶级斗争的演进，科学技术的进步，但是，

还应有出版活动这个侧面。精神变物质，一本书会对社会产生一定影响，而有的书简直可以产生划时代的影响。如这部《大辞典》里所评介的哥白尼的《天体运行》、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还有那许多使人升华，使人崇高的文学名著。甚至一些历史时期的断代就是以某著作的出版为标志的。1543年被视为文艺复兴的开端，因为这一年出版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和维萨留斯的《人体结构》，1905年被视为现代物理学的开端，因为这年的《物理学纪事》发表了爱因斯坦的三篇论文。玻尔指出“其中每一篇现在都被公认是杰作，是物理学一个新的分支的起源。”美国人就曾写过一本《影响世界历史的十六本书》专谈这个问题。而现在这部《大辞典》却浓缩着从前荷马时代到20世纪间的2000多种名著。一翻开这部精美大书的第一页，人类文明连绵起伏的群山就一起向我们奔来。培根说，有的书是供人随便浏览的，有的书是要细细咀嚼的。我说还有一种书是如指南针之于旅行者一样须臾不能离身的。这部辞典就是这样，她是人类文明典籍的势态图（虽然遗憾的是偏重西方），是每一个学子，每一个要将自己造就成有一定知识、修养、气质的文明人的必备物。

出版物的功能很多，但我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消费型，如消遣性的画报、杂志、小册子，坐车时买一本，一下车就丢开了。二是积累型，就是将人类文化中的宝贵财富积累起来传之后人。这些财富可以是政治、思想、哲学、科学、艺术等各方面的。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不会如花暂开，瞬间即逝，而是如一座天然放射性矿藏一样，千年万年地不断释放着能量。超前性和长久指导性是任何伟大理论的共同特点。以科学史为例，麦克斯韦1864年发表电磁理论，比后人

发现电磁波超前了 24 年；爱因斯坦 1905 年提出质能互变，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超前了 40 年；孟德尔 1866 年发表遗传规律比 1900 年人们证实这一规律超前了 34 年。而所有这些伟大学说现在仍在指导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也是这样。难怪达尔文、爱因斯坦在完成了自己的重大发现，写成论著后都曾不约而同地发出欣慰的感叹：我死已不足惜，反正人们会理解这些思想的。但是我们再想一下，假如他们的研究成果不进行二次转化——转化为出版物，历史将会怎样改写，我们现在的文明将是多么贫困。所以，以积累文化成果的方式（正如进行阶级斗争、发展科学技术）推动历史，乃是历史赋予出版业和出版工作者的一项基本的光荣的使命。但是随着历史的延续，典籍渐积渐多，新书层出不穷，因此就要有一种疏而不漏的方式来保存和传播历史文化。这在中国早有发明，如《四库全书提要》，而现在通过这部《大辞典》我们又能简捷地享受到世界（主要是西方）文化的积累成果。

完成文化成果的积累是出版者的使命，而继承这些成果则是每一个有志创造新生活的人所不可少的节目。赫尔岑说：“书——这是这一代对另一代精神上的遗训，这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对刚刚开始生活的年轻人的忠告，是行将去休息的站岗人对走来接替他岗位的站岗人的命令。”

写到这里，我想起去年攀登泰山时的感觉。整个一座山，从头到脚历代石刻与云峰古松交相辉映。后来，在一篇题为《向天倾诉》的文章里我记下这种体会：“泰山就是我们的先人传给后人的一本巨书。造物者造了这样一座山，这样既雄伟又秀丽的山体，又特意在草木流水间布了许多青石。人们就在这石上填刻自己的思想，一代一代，传到现在。人与自然就这样合作完成了一件杰作。难怪泰山是民族的象征。她身上寄托着